# 五代史補/卷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四

五代史補
卷五
作者：陶岳　北宋

高祖徵異

高祖之爲樞密使也，每出入，常恍然睹人前導，狀若臺省人吏，其服色一緋一綠，高祖以爲不祥，深憂之。及河中、鳳翔、永興等處反，詔命高祖征之，一舉而三鎮瓦解，自是權傾天下，論者以爲功高不賞，郭氏其危乎！高祖聞而恐懼。居無何，忽睹前導者服色，緋者改紫，綠者改緋，高祖心始安，曰：「彼二人者，但見其升，不見其降，吉兆也。」未幾，遂爲三軍所推戴。

高祖征李守貞

高祖征李守貞，軍次河上，高祖慮其爭濟，臨岸而諭之。未及坐，忽有群鴉噪於上。高祖退十余步，引弓將射之，矢未及發而岸崩，其釁烈之勢，在高祖足下。高祖棄弓，顧群鴉而笑曰：「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，如此則李守貞不足破矣。」於是三軍欣然，各懷鬥志矣。

高祖以讖殺趙童子

高祖之入京師也，三軍紛擾，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。時有趙童子者，知書善射，至防禦使，睹其紛擾，竊憤之，乃大呼於眾中曰：「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，所謂兵以義

舉，鼠輩敢爾，乃賊也，豈太尉意耶！」於是持弓矢，於所居巷口據床坐，凡軍人之來侵犯者，皆殺之，由是居人賴以保全者數千家。其間亦有致金帛於門下，用爲報答，已堆集如丘陵焉，童子見而笑曰：「吾豈求利者耶！」於是盡歸其主。高祖聞而異之，陰謂世宗曰：「吾聞人間讖云：『趙氏合當爲天子。』觀此人才略度量，近之矣，不早除去，吾與汝其可保乎！」使人誣告，收付御史府，劾而誅之。洎高祖厭世，未十年而皇宋有天下，趙氏之讖，乃應於斯，知王者不死，信矣哉！

## 高祖圍兗州夢文宣王

高祖登極，改乾祐爲廣順。是年，兗州慕容彥超反，高祖親征。城將破，忽夜夢一人，狀貌甚偉異，被王者之服，謂高祖曰：「陛下明日當得城。」及覺，天猶示曉。高祖私謂徵兆如此，可不預備乎，於是躬督將士，戮力急攻，至午而城陷。車駕將入，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，遂取別巷。轉數曲，見一處門墻甚高大，問之，云夫子廟。高祖意豁然，謂近臣曰：「寡人所夢，得非夫子乎！不然，何取路於此也！」因下馬觀之。方升堂，睹其聖像，一如夢中所見者。於是大喜，叩首再拜。近臣或諫，以爲天子不合拜異陪臣。高祖曰：「夫子，聖人也，百王取則，而又夢告寡人，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！」仍以廟側數十家爲灑掃戶，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爲本縣令。

## 慕容彥超鐵胎銀

慕容彥超之被圍也，乘城而望，見高祖親臨矢石，其勢不可當，退而憂之。因勉其麾下曰：「汝等宜爲吾盡命，吾庫中金銀如山積，若全此城，吾盡以爲賜，汝等勿患富貴。」頃之，有卒私言曰：「我知侍中銀皆鐵胎，得之何用？」於是諸軍聞之，稍稍解體，未幾城陷。及高祖之入也，有司閱其庫藏，其間銀鐵胎者，果十有七八。初，彥超嘗令人開質庫，有以鐵胎銀質錢者，經年後庫吏始覺，遂言之於彥超。初甚怒，頃之謂吏曰：「此易致耳，汝宜偽竇 刂庫墻，凡金銀器用暨糸廉帛等，連皆藏匿，仍亂撒其余，以爲賊踐，後申明，吾當擒此輩矣。」庫吏如其教。於是彥超下令曰：「吾爲使長典百姓，而又不謹，遭賊竇 刂去，其過深矣。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，宜令三日內各投狀，明言物色，自當倍償之，不爾者有過。」百姓以爲然，於是投狀相繼。翌日，鐵胎銀主果出，於是擒之，置之深屋中，使教部曲輩晝夜造，用廣府庫，此銀是也。

## 世宗問卜

世宗在民間，嘗與鄴中大商頡跌氏，忘其名，往江陵販賣茶貨。至江陵，見有卜者王處士，其術如神，世宗與頡跌氏同往問焉。方布卦，忽有一耆躍出，卓然而立，卜者大驚曰：「吾家筮法十余世矣，常記曾祖以來遺言，凡卜筮而耆自躍而出者，其人貴不可言，況又卓立不倒，得非爲天下之主乎！」遽起再拜。世宗雖佯爲詰責，而私心甚喜，於逆旅中夜置酒，與頡跌氏半酣，戲曰：「王處士以我當爲天子，若一旦到此，足下要何官，請言之。」頡跌氏曰：「某三十年作估來，未有不由京洛者，每見稅官坐而獲利，一日所入，可以敵商賈數月，私心羨之。若大官爲天子，某願得京洛稅院，足矣。」世宗笑曰：「何望之卑耶！」及承郭氏之後踐祚，頡跌猶在，召見，竟如初言與之。

## 世宗誅高平敗將

世宗之征東也，駐蹕於高平，劉崇兼契丹之眾來迎戰。時帥多持兩端，而王師不利，親軍帥樊愛能等各退衄。世宗赫怒躍馬入陣，引五十人，直沖崇之牙帳。崇方張樂飲酒，以示閑暇，及其奄至，莫不驚駭失次。世宗因以奮擊，遂敗之，追奔於城下…旋，駐蹕潞州，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衄者，乃置酒高會，指樊愛能等數人，責之曰：「汝輩皆累朝宿將，非不能用兵者也，然退衄無他，誠欲將寡人作物貨賣與劉崇耳，不然，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，則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，宜其曲膝引頸，以待斧誅。」言訖，命行刑壯士擒出，皆斬之。於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賞，自行伍拔於軍廂者甚眾，其恩威並著，皆此類也。初，劉崇求援於契丹，得騎數千，及睹世宗兵少，悔之曰：「吾觀周師易與耳，契丹之眾宜勿用，但以本軍攻戰，自當萬全，如此則不惟破敵，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。一舉而有兩利，兵之機也。」諸將以爲然，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：「紫氏與吾，主客之勢，不煩足下余刃，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。」契丹不知其謀，從之。洎世宗之陣也，三軍皆賈勇爭進，無不一當百，契丹望而畏之，故不救而崇敗。論者曰：世宗患諸將之難制也久矣，思欲誅之，未有思釁，高平之役，可謂天假，故其斬決而無貸焉。自是姑息之政不行，朝廷始尊大，自非英主，其孰能如此哉！

## 世宗面諭江南使

世宗既下江北，駐蹕於建安，以書召偽主。主皇恐，命鍾謨、李德明爲使，以見世宗。德明素有詞辯，以利害説世宗，使罷兵。世宗具知之，乃盛陳兵師，排旗幟戈戟爲鹿項道以湊禦，然後引德明等入見。世宗謂之曰：「汝江南自以爲唐之後，衣冠禮樂世無比，何故與寡人隔一帶水，更不發一使奉書相問，惟泛海以通契丹，舍華事夷，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説寡人罷兵，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群癡漢，何不知人之甚也！汝慎勿言，當

速歸報汝主，令徑來跪寡人兩拜，則無事矣，不然，則寡人須看金陵城，借府庫以犒軍，汝等得無悔乎！」於是德明等戰懼，不能措一辭，即日告歸。及見偽主，具陳世宗英烈之狀，恐非四方所能敵。偽主計無所出，遂上表服罪，且乞保江南之地，以奉宗廟，修職貢，其詞甚哀。世宗許之，因曰：「叛則征，服則懷，寡人之心也。」於是遣使者賫書安之，然後凱還。論者以世宗加兵於江南，不獨臨之以威，抑亦諭之以禮，可謂得大君之體矣。

## 世宗詔陳摶

陳摶，陝西人。能爲詩，數舉不第，慨然有塵外之趣。隱居華山，自是其名大振。世宗之在位也，以四方未服，思欲牢籠英傑，且以摶曾踐場屋，不得志而隱，必有奇才遠略，於是召到闕下，拜左拾遺。摶不就，堅乞歸山，世宗許之。未幾，賜之書：「敕陳摶，朕以汝高謝人寰，棲心物外，養太浩自然之氣，應少微處士之星，既不屈於王侯，遂隱居於巖壑，樂我中和之化，慶乎下武之期，而能遠涉山塗，暫來城闕，浹旬延遇，弘益居多。白雲暫駐於帝鄉，好爵難縻於達士。昔唐堯之至聖，有巢、許爲外臣，朕雖寡薄，庶遵前鑒，恐山中所闕，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。乍反故山，履茲春序，緬懷高尚，當適所宜，故茲撫問，想宜知悉。」即陶谷之詞也。初，摶之被召，嘗爲詩一章云：「草澤吾皇詔，圖南摶姓陳。三峰十年客，四海一閑人。世態從來薄，詩情自得真。超然居物外，何必使爲臣。」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。

## 世宗問相於張昭遠

世宗以張昭遠好古直，甚重之，因問曰：「朕欲一賢相，卿試爲言朝廷誰可。」昭遠對曰：「以臣所見，莫若李濤。」世宗常薄濤之爲人，聞昭遠之舉，甚驚，曰：「李濤本非重厚，朕以爲無大臣體，卿首舉此，何也？」昭遠曰：「陛下所聞止名行，曾不聞才略如何耳。且濤事晉高祖，曾上疏論邠州節度使張彥澤蓄無君心，宜早圖之，不然則爲國患。晉祖不納，其後契丹南侵，彥澤果有中渡之變，晉社殲焉。先帝潛龍時，亦上疏請解其兵權，以備非常之變，少主不納，未幾先帝遂有天下。以國家安危未兆間，濤已先見，非賢而何臣所首舉之者，正爲此也。」世宗曰：「今卿言甚公，然此人終不可於中書安置。」居無何，濤亦卒。濤爲人不拘禮法，與弟澣雖甚雍睦，然聚話之際，不典之言，往往間作。瀚娶禮部尚書竇寧固之女，年甲稍高，成婚之夕，竇氏出參，濤輒望塵下拜。澣驚曰：「大哥風狂耶？新婦參阿伯，豈有答禮儀。」濤應曰：「我不風，只將謂是親家母。」澣且慚且怒。既坐，竇氏復拜濤，又叉手當胸，作歇後語曰：「慚無

竇建，繆作梁山，喏，喏，喏！」時聞者莫不絶倒。凡濤於閨門之內，不存禮法也如此，故世宗以爲無大臣體，不復任用，宜哉！

## 世宗問王樸運祚

世宗志在四方，持運祚速而功業不就，以王樸精究術數，一旦從容問之曰：「朕當得幾年？」對曰：「陛下用心，以蒼生爲念，天高聽卑，自當蒙福。臣固陋，輒以所學推之，三十年後非所知也。」世宗喜曰：「若如卿言，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，十年養百姓，十年致太平，足矣。」其後自瓦橋關回戈，未到闕而晏駕，計在位止及五年余六個月。五六乃三十之成數，蓋樸婉而言之。

## 世宗上病龍臺

世宗末年，大舉以取幽州。契丹聞其親征，君臣恐懼，沿邊城壘，皆望風而下，凡蕃部之在幽州者，亦連宵遁去。車駕至瓦橋關，探邏是實，甚喜，以爲大勛必集，登高阜，因以觀六師。頃之，有父老百余輩，持牛酒以獻。世宗問曰：「此地何名？」對曰：「歷世相傳，謂之病龍臺。」默然，遽上馬馳去。是夜，聖體不豫，翌日病亟，有詔回戈，未到關而晏駕。先是，世宗之在民間，已常夢神人以大傘見遺，色如郁金，加《道經》一卷，其後遂有天下。及瓦橋不豫之際，復夢向之神人，來索傘與經。夢中還之而驚起，謂近侍曰：「吾夢不祥，豈非天命將去耶！」遂召大臣，戒以後事。初，幽州聞車駕將至，父老或有竊議曰：「此不足憂，且天子姓柴，幽者爲燕，燕者亦煙火之謂也，此柴入火不利之兆，安得成功。」卒如其言。

## 符皇后志操

世宗皇后符氏，即魏王彥卿之女。時有相士視之，大驚，密告魏王曰：「此女貴不可言。」李守貞素有異志，因與子崇訓娶之。禮畢，守貞甚有喜色。其後據河中叛，高祖爲樞密使，受命出征。後知高祖與其父有舊，城破之際，據堂門而坐，叱諸軍曰：「我符魏王女也。魏王與樞密太尉，弟兄之不若，汝等慎勿無禮。」於是諸軍聳然引退。頃之，高祖至，喜曰：「此女於白刃紛擊之際保全，可謂非常人也。」乃歸之魏王。至世宗即位，納爲皇后。既免河中之難，其母欲使出家，資其福壽。后不悅曰：「死生有命，誰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！」母度不可逼，遂止。世宗素以后賢，又聞命不以出家爲念，愈賢之，所以爲天下母也。

## 郭忠恕責馮道

郭忠恕，七歲童子及第，富有文學，尤工篆隸。嘗有人於龍山得鳥跡篆，忠恕一見，輒誦如宿習。乾祐中，湘陰公鎮徐州，辟爲推官。周祖之入京師也，少主崩於北崗，周主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，將立之。至宋州，高祖已爲三軍推戴，忠恕知事變，乃正色責道曰：「令公累朝大臣，誠信著於天下，四方談士無賢不肖，皆以爲長者，今一旦返作脫空漢，前功業並棄，令公之心安乎？」道無言對。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，公猶豫未決，遂及於禍。忠恕竄跡久之，晚年尤好輕忽，卒以此敗，坐除名配流焉。

## 舉子與馮道同名

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，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。馮相見之，戲謂曰：「老夫名道，其來久矣，加以累居相府，秀才不可謂不知，然亦名導，於禮可乎？」李抗聲對曰：「相公是無寸底道字，小子是有寸底導字，何謂不可也。」公笑曰：「老夫不惟名無寸，諸事亦無寸，吾子可謂知人矣。」了無怒色。

## 李谷修陳州夫子廟

李相谷嘗爲陳州防禦使，三日謁夫子廟，但見破屋數間，中有一像巍然而已，谷嘆息久之。俄而伶人中有李花開趨進而前，獻口號云：「破落三間屋，蕭條一旅人。不知負何事，生死厄於陳。」谷驚，以謂伶人之詞趨向有如此者，遽出俸以修之。

## 江爲臨刑賦詩

江爲，建州人。工於詩。乾祐中，福州王氏國亂，有故人任福州官屬，恐禍及，一旦亡去，將奔江南，乃間道謁爲。經數日，爲且與草投江南表。其人未出境，遭邊吏所擒，仍於囊中得所撰表章，於是收爲與奔者，俱械而送。爲臨刑，詞色不撓，且曰：「嵇康之將死也，顧日影而彈琴，吾今琴則不暇彈，賦一篇可矣。」乃索筆爲詩曰：「衙鼓侵人急，西傾日欲斜。黃泉無旅店，今夜宿誰家？」聞者莫不傷之。

## 張昭遠疑太玄經

張昭遠特好學，積書數萬卷，以樓載之，時謂之書樓。張公家嘗謂所親：《太玄經》見黃鐘不在戊巳之位，使律本從何而生乎楊子雲本通歷象，嘗著是書，嚴君平爲之下星緯行度，凡二十八宿於參觜牛頗差其次，未知君平之學止於是耶，後人傳之誤也，未可知也。」其探討如此。

## 馮吉好琵琶

馮吉，瀛王道之子。能彈琵琶，以皮爲弦。世宗嘗令彈於禦前，深欣善之，因號其琵琶曰繞殿雷也。道以其惰業，每加譴責，而吉攻之愈精。道益怒，凡與客飲，必使庭立而彈之，曲罷，或賜以束帛，命背負之，然後致謝。道自以爲戒勖極矣，吉未能悛改，既而益自若。道度無可奈何，嘆曰：「百工之司，藝而身賤，理使然也，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。」其後果終於此。

## 韓熙載帷箔不修

韓熙載仕江南，官至諸行侍郎。晚年不羈，女僕百人，每延請賓客，而先令女僕與之相見，或調戲，或毆擊，或加以爭奪靴笏，無不曲盡，然後熙載始緩步而出，習以爲常。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，每來無不升堂入室，與女僕等雜處。偽主知之，雖怒，以其大臣，不欲直指其過，因命待詔畫爲圖以賜之，使其自愧，而熙載視之安然。

## 何承裕詼諧

何承裕，韶州曲江人。父澤，嘗爲嶺南劉隱從事。承裕有逸才，爲小詞尤工，娼樓酒肆，往往流布。與翰林陶谷素不葉。世宗之征河東也，書詔填委，陶獨當之。時何以通籍，亦預扈從之數。世宗欲擢用，問陶曰：「何承裕以知制誥否？」奏曰：「承裕好俳，發揮潤色，恐非所長。」世宗遂已。何知之，及陶之判銓，一旦方偃息，何自外抗聲唱挽歌而入。陶甚驚駭，承裕曰：「尚書豈長生不死者耶？幸甚無恙，聞其一兩曲，又何妨？」陶無以抗。及知商州，有舉人投卷，初甚欣慰，及覽其詩，有「日暮啼猿旅思淒」之句，遽曰：「足下此句甚佳，但上句對屬未切，奉爲改之，何不云『曉來犬吠張三婦，日暮猿啼旅思淒』。」舉人大慚而去。其放蕩不羈，動以滑稽爲務也如此。

## 僧賦牡丹詩

僧謙光，金陵人也。素有才辯，江南國主以國師禮之。然無羈檢，飲酒如常，國主無以禁制，而又於諸肉中尤嗜鵝、鱉。國主常以從容語及釋氏果報，且問曰：「吾師莫有志願否，寡人固欲□之。」謙光對曰：「老僧無他願，但得鵝生四只腿，鱉長兩重裙，足矣。」國主大笑。顯德中，政亂，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。一旦因賞花，命謙光賦詩，因爲所諷。詩云：「擁衲對芳叢，由來事不同。鬢從今日白，花似去年紅。艷冶隨朝露，馨香逐曉風。何須對零落，然後始知空。」

契盈屬對

僧契盈，閩中人。通內外學，性尤敏速。廣順初，遊戲錢塘，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波亭。時潮水初滿，舟楫輻輳，望之不見其首尾。王喜曰：「吳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，而誰知一水之利，有如此耶？」契盈對曰：「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，十二時中兩度潮。」時人謂之佳對。時江南未通，兩浙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，故云三千里也。